

陪城记忆

## 泉水暖暖温塘峡

■张昊

温塘峡又称温泉峡、温汤峡，属嘉陵江小三峡中段，其景色秀丽为小三峡之冠，系江流切割温塘山而成，因峡中有三股温泉而得名。温泉对岸，峡岸有一山溪泻落，形成两岩对峙的地貌，俗称二岩。因此，温塘峡又被称为二岩峡。温塘峡从峡口马家沱到下峡口大沱口，全长2.7公里。峡谷幽深，江水清澈。

《舆地纪胜》云：“上有温泉，自悬崖下涌出，四时沸腾如汤。”清道光《江北厅志》云：“厅东北一百四十里。两岸悬崖陡壁，高峻凌云。上游小溪有虎跳溪、飞龙滩、象鼻咀、立马石、倒石溪等溪水聚合于两岔河至温塘峡入大洪江。峡口有温泉三：一在溪岸，二在峡中。两岸多石洞，遇有寇警，俱可避兵。其最大者如棕竹洞、朝阳洞、大柱洞、田家洞、杨家洞、灯笼洞、火龙洞、吊洞子，俱可容千余人，是皆天地生成，可为一方之保障者。近峡两岸，茂林密箐，处处猿啼，风景绝佳。”《重庆府志》云：“温汤峡，府西北一百二十里，峡长五里许，两岸幽深秀削，古松虬蟠，每岁月朔风来，松韵与泉声互答，冷冷然直泛江波。里人鲜与尚有‘云生石壁凝风雨，泉落松门咽峡风’佳句。”

温塘峡中有温泉、溶洞多处。两岸山岩对峙，岩壁陡峭，多在50~80度，有的近似垂直。山峰高达600~800米。峡谷狭窄，宽度仅150~250米，最窄处仅110米。峡中平均水深30米，江流湍急。北岸为西山坪，岩壁挺立，如刀砍斧削；南岸为缙云山

脉，林木苍郁，高耸入云。峡岩之腰，泉如汤涌，云根奕生，秀丽迷人。

乾隆二十五年(1760年)，滨州人王采珍任合州知州时，曾夜过嘉陵江小三峡，听两岸崖壁飞瀑留响，思周公之贤，留诗一首《夜过温塘峡听瀑布》：

泉飞一丈瀑，月载一舟行。  
岂有蛟龙窟，而来风雨声。

冷冷醒客耳，脉脉动吟情。  
缅怀濂溪子，新诗许载贻。

重庆人将回水湾称为“沱”，所谓回水，就是沱里的水流方向与河流的水流方向是相反的，水在沱里打着转转。沱湾中不仅水流相对缓慢，而且水深，适宜鱼类繁殖。由于与主流相隔，不再受江流侵蚀，因而其沱湾岸边也更适宜人类居住。沱湾中又适宜停船，往往形成码头，因码头又往往形成街道，于是留下了众多与“沱”有关的地名。

温塘峡中水沱众多，上峡口有两个水沱，北岸为白沙沱，南岸为马家沱。下峡口有大沱口。白沙沱口有一排银灰色怪石，屹立岸边，嘉陵江水丰时隐于水中，水枯时露真容，远望像一群白羊，于是又名白羊沱、白羊背。大沱口则沱宽、水大，出峡水流如野马奔腾，因水底暗礁密布而激流众多。

在大沱口南岸不远处的水中，有一章石形状的巨石，突兀高耸，人称钓鱼石。相传，当年轩辕黄帝在缙云山香炉峰炼丹合药时，曾到钓鱼石处钓鱼，钓得了一条重达千斤的江团。

温塘峡口狭窄，出得温塘峡，嘉陵江江面顿时宽阔，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。从航拍的照片来看，此处宛若一宝葫芦口，睹此风景，使人心气开张，胸臆大舒。温塘峡既然以温塘为名，观赏其风景最佳处自然就在北温泉。北温泉筑有温泉寺，自南朝刘宋景平元年(423年)开山筑寺，1927年，卢作孚先生募款建成嘉陵江温泉公园。北温泉中名楼众多，最出名的当属周思来、邓颖超、冯玉祥、陶行知、黄炎培、郭沫若等近代名人多次下榻的数帆楼。此楼即因此可看温塘峡口点点白帆而得名。所留题咏更是如江上白帆，数不胜数。

1942年，黄炎培偕新婚夫人姚维钧从歌乐山乘车游览北温泉，行至北碚弃车驾舟，漫游嘉陵江。他陶醉于温塘峡的美景，于是赋诗一首《温泉峡》：

深江峡束奔流注，幻作琉璃碧凝注。  
青山板板云醉之，破晓初醒还睡去。  
山楼百丈临江开，绛桃玉兰锦绣堆。  
佛殿铁瓦青崔嵬，琴庐琴室相依偎。  
藤根泉瀑若波醅，我身既深心绝埃。  
善与众乐诚快哉，拖云一枕客梦回。  
江声泉声并喧逐，千军万骑疑敌来。  
与子同仇守徘徊，棹退上溯凄以哀。  
如诉民心隐为摧，何处哀歌渡远沙。  
云外楼台自金碧，嘉陵江上神仙宅。  
(选自张昊《雾里梅花江上烟》，本文有删节)

诗词春秋

## 桃花酿

■殷艳妮

岳池的水满了  
可盛天上日月，可酿一鸟桃花  
用四时谷物蒸熟，把雨季封装起来

窖藏于地，我绵绵的心事持续发酵  
只为等你开启，一场芬芳的风暴

而天空是巨大的清樽，红红簌簌落下  
你美酒入怀时，不妨多贪几杯

且醉且轻狂，在三月的眩晕里  
一切不完美都值得被细品  
被原谅

闲思笔谈

## 春日深深好读书

■郭宇洁

几场雨水过后，院子里的春意愈发浓郁起来。草木肆意生长，海棠和樱花大团大团地开了满树。

我站在窗前，搜肠刮肚地想要找到一句诗，来描述这微雨繁花的景致，却只想到李清照的词：“枕上诗书闲处好，门前风景雨来佳。”其实，词中与易安居士相伴的是秋日的木樨，并非海棠或樱花，但此刻，我的心境却跨越了数千年的春秋与词人不谋而合。只因于我而言，很多读书的时刻都和春天有关。

小时候，我常常趴在院子里的石凳上，读译成白话文的神话故事或志怪小说。刺眼的阳光被头顶上长满嫩绿新叶的香樟树挡住，只在书页间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我盯着跃动的光斑出神，忍不住去想，《山海经》里的神兽是否也曾这样被山林间的浮光掠影吸引？有时我也读一些古诗词，但由于年纪尚小，只觉得词句唯美、情境动人，对其中真意却总是似懂非懂。数年后，当夕阳映照半

边天，各家厨房传来饭菜的香气，母亲站在窗边招呼我回家吃饭的时候，我才明白何谓“赌书消得泼茶香，当时只道是寻常”。

少年时痴迷武侠小说里的世界。“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。”有关江湖的故事里，春日，是不可抹去的底色——惊鸿初遇的少年侠气，常在如烟的桃花垂柳旁；久别重逢的相视一笑，往往隔着暮春的迷蒙细雨。印象最深刻的是初三那年的某个假期，我跟随父母去另一个城市的舅舅家探亲。午饭后，长辈们在客厅饮茶闲谈，我独自窝在阳台的椅子上看书。当我一气呵成读完整个故事，再抬头，已是傍晚时分。只见窗外残阳烈烈，花木扶疏，一如故事结尾，我一时竟有恍如隔世之感，仿佛书中的山川河流、诗酒马船都在眼前流转起来，让我随着主人公走了一遭江湖路。

大学时读的书多且杂，从与经济专业相关的《国富论》，到文学选修课上老师推荐的《雪莱诗选》，从费孝通的社会学经典

著作《乡土中国》，到当年因获雨果奖而风头无二的《三体》。虽是不同类型的书籍，但字里行间却都涌动着春天般蓬勃的生命力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我开始尝试用文字来记录和表达，于是常常一个人、一本书、一杯水、一台电脑，在学校的图书馆度过整个下午。图书馆外栽种着成片的玉兰，春日午后，伏案的间隙抬头看向窗外，阳光下，花瓣随风翻飞，绚烂不可方物，像极了那时笔下的文字，带着几分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故作怅惘，也满怀“平芜尽处是春山”的期待憧憬。

倒是如今，在生活的重压和信息的洪流中，似乎越来越难以沉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或是写一段文字。然而，此刻温润而潮湿的春意里，我才发现，自己是如此怀念那些“读书不觉已春深”的时光。索性沏壶茶，从身后已然有些落灰的书架上，拿起久未读完的散文集，在窗前翻阅，让身心和世界一起，在这个春日渐渐充盈丰沛。

校园习作

## 美丽的缙云山

■北碚区朝阳小学三年级 陈致言

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这首题名《巴山夜雨》的诗，出自晚唐诗人李商隐之手，诗中的“巴山”，即是我家乡的名山——缙云山，素有“川东小峨眉”之称。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是全国罕有的位于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这里林木茂密，空气清新，一年四季风景优美，是踏青的好地方。

春天，只要一走进缙云山，就可以闻见花草树木的味道。在这自然的味道中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特别的香味，让人感觉神清气爽。它就是香樟树散发出来的味道。在缙云山，香樟树是非常有名的树种，一棵棵排列在道路两旁，有的树龄已上百年。香樟树的枝干被绿绿的厚厚的青苔包裹着，像一位位古老的圣者守卫着缙云山。

夏天，重庆犹如一个大火炉，但缙云山一点也不热，像免费的空调房。每到周末，父母都会带我去爬缙云山。沿着陡峭的山路一直向上，三四个小时后，我们就能爬至缙云山狮子峰。领略了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后，我们再沿着蜿蜒的小路下山，欣赏沿途的美丽景色。灿烂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，星星点点地照在路上和林地里，顿时变得无比柔和。不时响起的鸟鸣虫鸣，与树下小朋友的嬉笑声汇聚到一起，让整座大山显得生机勃勃。

秋天，沿着缙云山山腰的黛湖环湖小道散步，一簇簇泛红的枫叶像一位位跳舞的少女，夹杂在绿色丛林中，倒映在碧绿的湖水里，漂亮极了。一条条鱼儿在山林风景的倒影间嬉戏游玩，吐着顽皮的水泡，荡起层层涟漪。看着这绝美的风景，我不禁想起杜牧的《山行》：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生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体会着诗句营造的美妙意境，我流连忘返。

冬天，雪花是南方极其少见的稀罕物。在北碚，我见到过积雪的地方只有缙云山和鸡公山。初雪过后的早晨，从我家正对缙云山的窗户望出去，云雾缭绕中，缙云山仿佛披上了一件白色的绒衣。半山腰竹海里的楠竹，以及其它林木也戴上了一顶顶白帽子。我不得催促父母，带我冲进缙云山的积雪世界，和别的孩子一起，在雪地上开心地玩耍。雪后的缙云山，让生于南方的我，体会到了不一样的快乐。

一首《巴山夜雨》，让缙云山名扬天下。每每想起这首诗，我心里便忍不住对缙云山充满了热爱。我爱你，缙云山，愿你在我守望的目光里越来越美丽！

心香一味

## 母亲的豆花

■刘成伦

隔三岔五，我就要去离家不远的“张豆花”，颇有兴致地吃上一顿。我很清楚，这与母亲有关。

在乡下生活的那些年，凡宴请宾客，豆花是必备菜品。将自家地里产的黄豆拿出来，先挑拣干净，淘洗后用清亮甘甜的井水泡在盆中，一个晚上的工夫，原本硬邦邦的黄豆就会张开口子。随后，把石磨洗净，一人推磨，一人添豆。推磨是力气活儿，还得讲究平衡的技巧，用上巧劲儿按照顺时针方向一推一拉，方能让磨盘乖巧地转动。否则，悬在半空的靠绳套控制的磨杆就会“咬人”，而“咬”得多的就是我们这些力气不够、好奇心强又爱显摆的孩童。添豆则需抓住时机，和推磨者配合务必默契，不然，所添之物对不准磨心，散落

一地，被人埋怨不说，还可能遭磨杆击打。特别是推磨者恶作剧般加速，或忽快忽慢，没有匀速的节奏，对添豆者就是异常严峻的考验。因此，我打小喜欢花点力气推磨，就是怕挨骂受痛。

黄豆浆在推拉之间从磨盘边缘流溢而出，顺着磨槽流到木桶里。待豆子磨完，将桶里的豆浆倒进摇架撑开的用于过滤的白色纱布中，纱布下方放着木盆，盛滴落的豆浆，豆渣则在摇晃之间滚成胖乎乎的一团，甚是可爱。

把滤好的豆浆倒进大锅，加柴烧起旺火，不一会儿，锅里就会冒出热气，整个灶房豆香四溢。当豆浆冒泡翻滚时，就不能再加柴了，不然气泡快速膨胀会喷出锅来。这时，贪吃的气泡往往会叫人舀一碗豆浆解馋。

点豆花了，大人拿起锅铲，从盛卤水的碗里舀上一点，沿着锅边慢慢旋转添加，不一会儿，浑浊的豆浆神奇地分成了浆水和豆花两部分，用笊箕压

压，洁白如雪的豆

花就在锅中成型了。

吃豆花，离不开油辣子海椒加葱花拌的调和。豆花吃起来香不香，调和很重要。母亲因在矿区的餐馆帮过工，算是点豆花、拌调和的高手。母亲善于掌握火候，用的卤水也刚刚好，她点的豆花软嫩绵实、细腻爽口。母亲做的油辣子调料也是一绝，鲜味十足。从碗边夹一块豆花，放进调和碟中轻轻地“打过滚”，让油辣子蘸在豆花上，再送进嘴里，辣中带香，香中有甜，入口即化，和着米饭下肚，味蕾瞬间被激活。

在城里工作后，每年我都要带同事返乡做客。大家对母亲点的豆花、蒸的烧白都赞不绝口，母亲也为此很有成就感。遗憾的是，自20年前母亲离世，她点的豆花就只能活在我的记忆里了。“张豆花”算是北碚有名的豆花了，可我怎么也吃不出母亲的味。而跟着邻里乡亲兴味盎然地把着磨杆推磨黄豆，摇起滤架滤豆浆，守在锅边看点浆成花，有说有笑地围坐一堂，尽享软嫩绵实、麻辣鲜香的豆花的趣味也无从体验了……